



Simone de Beauvoir



第一卷·闺中淑女

西蒙·波娃回忆录

Simone de Beauvoir



066495



女子学院 0035573

Simone de Beauvoir

西蒙·波娃回忆录

第一卷

闺中淑女

谭 健
温子建
陈欣章
陈际阳
译

校译：陈际阳 谭 健

PU553/02

(苏)新登字007号

闺中淑女——西蒙·波娃回忆录(一)

译者：谭健 温子建 陈欣章 陈际阳

校译：陈际阳 谭健

责任编辑：田迎春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江苏新华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8

字数：328,000 199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341-4/I·324

定 价：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K8336551
2
21



1908年，西蒙·波娃出生在巴黎这幢圆形楼房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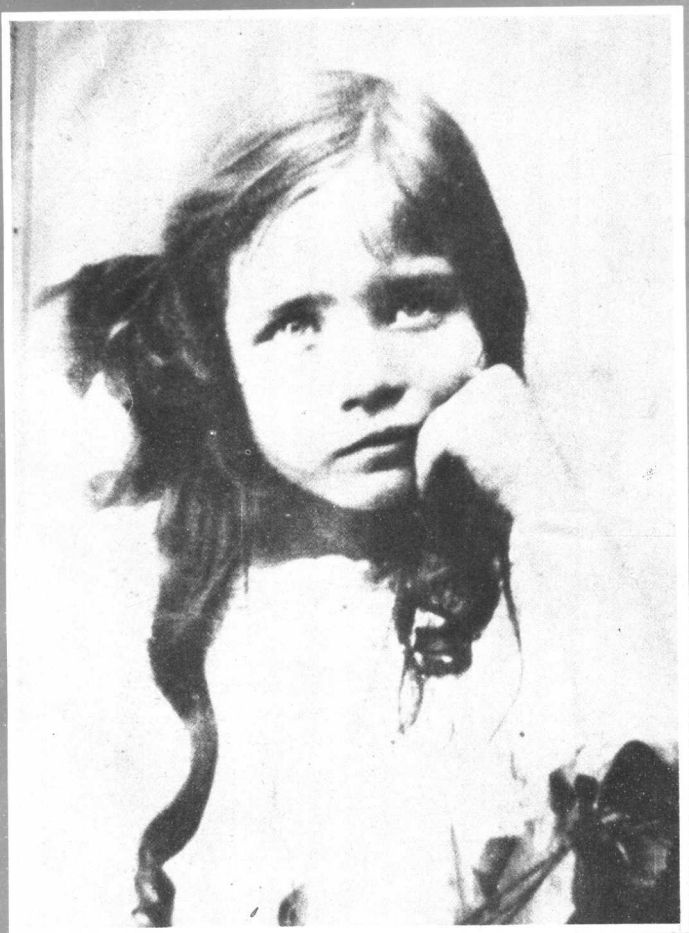


波娃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
右为西蒙·波娃，左为其妹
普佩特·波娃。

幼年时期的西蒙·波娃。



西蒙·波娃的妹妹普佩特·波娃。



童年时代的西蒙·波娃。



战前与萨特在一起。

编辑寄语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 又译西蒙娜·德·波伏瓦、西蒙娜·德·波芙瓦)是二十世纪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她的思想理论、文学成就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赞誉。她的回忆录是一部鸿篇巨著,凝聚了她数十年的心血,其坦诚、严谨以及对内心世界的自我暴露均属罕见,集中体现了她作为存在主义学者、女权主义的理论先驱和杰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该回忆录不仅是一个非凡女性全部生活的真实记录,也是西方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复杂心态的综合画卷。

这套回忆录共分四卷,依次为《闺中淑女》、《盛年》、《时势的力量》、《清算已毕》,其中《盛年》和《时势的力量》分别为两卷本(卷上、卷下)。

全书根据英国企鹅出版社英文版全文译出,版本皆为一九八七年重印本。原版本中作者的少量注脚均在编辑过程中用括号形式排入正文中,本文附于页下的注脚皆为译者和编辑所为。

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在每一卷的正文之后还收编了两个附录,一是作者年表,二是主要译名对照表。

著名学者柳鸣九先生为本书作序。序文中涉及的书名、

引文以及人地名皆译自法文版，为尊重原作者的意见，编辑未将此与本书作统一。

需要向读者直言相告的是，本书的英文版系译自法文版，历经两次转译，又因多种因素，未能将中文译稿对照法文版逐句复校。加之本书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知识面极广，译者较多，仁智所见有异，编辑亦学识有限，且时间仓促，不足与欠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谅之。

一九九一年十月

序

柳鸣九

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又译西蒙·波娃)于五年前(一九八六)年去世,她留下了一笔即使在整个法兰西民族文化史上亦堪称有份量的精神遗产,她以不朽者的身分进入自己的历史座席,在世间赢得了一连串色彩缤纷的名声:存在主义者、女权主义理论的先驱、激进的左派人士、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享有殊荣的小说家、圣西门式的散文作家、骇世惊俗的女才人、萨特的既非妻子又非情妇的终身伴侣与战友、契约式爱情的发明者之一……等等。

西蒙娜·德·波伏瓦所留下的文化遗产,大体上由七八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集、七八部理论著作、六七部散文作品、六七种回忆录与自传组成,如果要在这一大片文字海洋中指出几个突出于水面之上的陆屿顶峰的话,那么,我以为就要数她荣获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杰作《名士风流》、她那被称为女权主义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与她篇幅巨大的回忆录了。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主要有四部,即:《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1958)、《年富力强》(1960)、《势所必然》(1963)与《归根到底》(1972)。这四部书的名称,根据英文版又分别译为《闺中淑女》、《盛年》、《时势的力量》、《清算已

毕》。此外，她的《安详辞世》（1964）与《老年》（1970）以及《永别的仪式》（1981），也是回忆录或自传性的作品，而在这三部书中，又以《永别的仪式》较为重要，它与前四大部回忆录构成了一个编年史般的整体。《一个循规蹈矩的少女的回忆》记述了她童年时代与少女时代的生活，到她一九二八年完成高等教育为止。《年富力强》回顾了从她开始就业自立并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的几步，直到渡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的经历，时间是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五年。《势所必然》是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六十年代初期的生活记录，也就是在以萨特与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风靡于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那个阶段里种种活动的实录。《归根到底》所叙述的时代，是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的十年，这时，不论是萨特还是西蒙娜·德·波伏瓦都已经渡过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而进入了功成名就的晚年，《归根到底》自然就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带有对自己的事业打句号的意味的回忆录。只是因为萨特的重要性与一九八〇年他的逝世所引起的哀思，才使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九八一年又出版了一部新的回忆录《永别的仪式》，它集中记述了与萨特有关的一切，时间从一九七〇年起，到一九八〇年止，正好补充了《归根到底》之后的十年，而在《永别的仪式》出版之后五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就与世长辞了，这样，在她一生七十八年的生活中，只有最后的五年是在她的回忆录记述之外。

在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西蒙娜·德·波伏瓦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回忆录作家，她的四部主要回忆录的巨大规模与篇幅，至今仍然是无人出其右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在此领域中有多大的写作规划、笔耕劳动有多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回忆素材有多大的储藏量以及这些素材具有多少社会价值的问题。写回忆录，首先要有“自我”的富矿，有可供回忆、

值得回忆并且为世人感兴趣的生活经历，这种“富矿”，既不应该如我们所常见的那样是虚构装点出来的，也不应该是夸大膨胀而成的，而必须是一种客观的有价值的社会存在。在这方面，西蒙娜·德·波伏瓦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她具有写回忆录的充分而为社会广泛承认的自我价值，她五十岁写出第一部回忆录时，已经是一个具有好几种响亮名声的大人物了。而且，她不是一个人，她是两个人。她与萨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精神实体，而与她结为一体的这个人，既是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一个第一流大作家，又是标志着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发展中一特定阶段的里程碑。这两个人的精神价值珠联璧合，自然格外生辉，而由于他们又都是社会时势的热烈关心者，是时代重大事件自觉积极的介入者，他们在时代历史进程中留下自己足迹的同时，他们的生活也就拥有了丰富的、时代社会的现实内容。此外，他们是交友广阔的人，他们所交往的不仅有同时代思想文化界几乎所有的精英，而且也有周围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普通人物，前一类交往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后一类交往也颇具万花筒似的五光十色。所有这些，构成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数十年生涯的“富矿”，构成了她写回忆录深厚的生活基础，当她投入了她自己后期的主要精力把所有这一切记述下来之后，她这四部主要的回忆录，就以色彩缤纷的宏大景观、万钟齐鸣的协奏声势、百川汇合的浩荡气派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法国文人喜欢写回忆录或自传性作品，也许这是法国人爱自我表现的天性在文人身上升华为一种自我崇拜的特点使然，这种自我崇拜是如此自觉，甚至斯丹达就把自己的自传性作品标题为《自我崇拜回忆录》。不少人都力图通过写回忆录来获得传世不朽的价值，或者通过回忆录来使自己已有的

自我价值再度明确地凝现，要不然就是要通过回忆录来使自己已有的自我价值成倍地放大，并投射在历史的舞台上，这样，法国文学史上的回忆录与自传作品之多，几乎可以随手拈来。以较为著名的而言，十六世纪有多比涅的《写给孩子们读的自传》、十七世纪，有布西伯爵的《回忆录》与雷兹红衣主教的《回忆录》，十八世纪，有圣西门伯爵的回忆录、博马舍的《备忘录》以及卢梭赫赫有名的《忏悔录》，十九世纪，有夏多布里盎的《墓外回忆录》、维尼的《日记》、拉马丁的《回忆录》、斯丹达的《自我崇拜回忆录》、都德的《一个作家的回忆》与《巴黎三十年》、列那尔的《日记》、龚古尔兄弟的《日记》。到二十世纪，在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前，有罗曼·罗兰的《回忆录与日记片断》、莫里亚克的《内心回忆录》、萨特的《文字的诱惑》，与她大体同一时期的，有尤瑟纳尔的回忆录三部曲：《虔诚的回忆》、《北方档案》以及后来的《世界迷宫》，在她之后的，则有娜塔丽·萨洛特的《童年》，罗伯-葛利叶的《重现的镜子》，如果不拘泥于狭义的回忆录的界说，那么，在本世纪前期，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与后期杜拉斯的《悠悠此情》，实际上也可被视为回忆录作品。因此，从法国文学史的背景来看，西蒙娜·德·波伏瓦作为回忆录作者，正是处于这一源远流长、声势浩大的长河之中，她从这源流中汲取了什么营养？观照了什么先例？从属于什么传统？

在法国文学史上这一声势浩大的回忆录创作的长河中，我们似可分辨出三个略有不同的传统：一是以追求所见所闻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为主要目的的传统；二是以追求自我真实性与自我解析深度为目的的传统；三是以追求用艺术的方式来复活过去的时光与空间为目的的传统。

第一个传统可以十八世纪的圣西门的回忆录为代表。圣西门(1675—1755)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贵族，长期供职于宫廷，

十九岁起开始记录自己在贵族上层的所见所闻，六十五岁时动手写他的《回忆录》，记载与描述了从一六九一到一七二二年之间三十二年法国宫廷与上流社会中的事件、人物、逸闻、趣事，回忆录共二十一卷，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前期贵族社会的一份内容丰富的形象实录，很具有历史资料的价值。布西伯爵、雷兹红衣主教以及博马舍、夏多布里盎的回忆录，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类型，甚至后来龚古尔兄弟的《日记》也可以归入这个传统，只不过龚古尔兄弟所记述的，主要是他们身处文坛的交往与见闻而已。这个传统无疑最为壮大，也最符合回忆录原本的严格涵义。

第二个传统的开创者非卢梭莫属，这位伟大的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一生颠沛流离、经历坎坷，屡遭迫害，他满怀激情写下的《忏悔录》记述了自己成人的一生，既不乏为自己申辩的不平之鸣，又充满了坦露自我的诚实与勇气，成为了一部敢于暴露自己、严于剖析自己的奇书。要继承卢梭所开辟的这个传统，在自传或回忆录里进行严格的卢梭式的自我精神分析殊非易事，这种方式似乎最与写回忆录为自我弘扬的目的背道而驰，似乎就是一种自我否定，在文学史上这个传统也是最力单势薄的，只有那种有大智大勇、完全能超越世俗之见、对自我的价值充满了信心的人物才敢于进入这个行列，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终身伴侣萨特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的《文字的诱惑》就是这样一部回忆录。

第三种传统是二十世纪的产物，是十足现代性的方式，开创者是普鲁斯特(1871—1922)，经典之作是他的巨著《寻找失去的时间》，这部巨著也被视为长篇小说，然而就其内容基本上是作者的身边琐事与社交圈子里的所见所闻而言，却具有了回忆录的性质，作者的意图从标题中即可看出，那就是复活自己所经历过的那些时光，这样一种奇思妙想，也就

决定了作者那种“玛德莱娜点心”式的自由联想的方式，决定了作者将致力于使过去那些时光中种种色彩、声音、形象、事件、感受、印象全都复活再现，决定了作者写作方式的独特艺术。

这三种传统与方式，在法国散文领域中是如此明显而强大，任何一个从事回忆录或自传作品写作的人，都不可能不有感于它们的存在，不可能不以它们为观照、奉它们为先例，不论写作者本人是否自觉。也许，在回忆录这个领域中，只有马尔罗一人跳出了这三个传统，而以天马行空的方式来书写他的回忆，正因为如此，他把自己的回忆录题名为《反回忆录》。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显然是同时以追求时代历史的真实性、自我个性分析的真实性与时空环境、气氛细节的真实性为目的，这样，她的四部主要回忆录也就具有了多方面的意义与价值。

当自己时代历史的书记，这曾是巴尔扎克之后很多法国作家的宏愿梦想，如果通过艺术创作达到这一步是非常艰巨的话，那么通过回忆录来达到这一步则比较容易得多，当然也得要写回忆录的作者有此用心、有此自觉。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有此用心、有此自觉的。她在回忆录中以个人逐年的生活为经线，而在经线的周围编制出历史时代与社会环境的衬景。她经常不忘记对历史的发展简要地进行阶段性的综述；她决不遗漏地记下她所听到的那些重要广播与她所读到的报刊上的重大新闻；她很注意搜集那些像露珠映照出天空一样反映了时代特征的种种细节：市容、街景、街头发生的事件、告示以及墙壁上的涂抹等等；她像采风一样记载了她所听到的各种传闻、消息以及她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而遭遇到的这种悲剧或那种喜剧。既然她是身

处于被称为“世界中心”的巴黎，她在回忆录中所做的这一切能构成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何况，她与萨特参加了那样多世界性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从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斗争到五六十年代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反对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成为法共的同路人等等，此外，他们还在世界上作了那么多的旅行，足迹遍布了欧洲各国、美洲、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日本、中国……他们在政治社会活动中以及在世界各国的经历与所见所闻，几乎都是以细致的笔触描述出来的，作者所有这些努力使得回忆录几乎成为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法国以至欧洲的一部大事记、编年史，一幅视野广阔的世界图景。这就是这四部回忆录所具有的圣西门式的历史社会价值，这种历史社会的价值在二十世纪是一般文学家的回忆录所难以提供的，而只有像西蒙娜·德·波伏瓦与萨特这样既是文学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介入者”的作家兼斗士才能提供的。从这四部书里，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可以找出欧洲二十世纪中期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对社会主义思潮感兴趣的人，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启发，对社会风习感兴趣的人，可以拾获某些生动的细节。

关心文学的人，则很容易就可以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中，看到本世纪中期西方文学发展的零星但却丰富的光影。她是一个时刻注视着当前文学进程的人，通过大量阅读文艺作品与经常观赏影剧，她紧紧地追踪着文学的最新动态。她在回忆录里几乎是逐年记载了她所有这些经久不懈的关注、阅读与艺术观赏。由此，回忆录也就构成了何年出现哪些重要的文学作品、上演了哪些重要影剧、出现了何种倾向与时尚的一部“编年史”，构成了西方文学发展的某种侧影，而且，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与好些国家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世界性大人物均有接触与交往，如美国的海明威、